

真
小
說

吴蔚 著

雪 滿 弓 刀

下

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真
小說

吴蔚 著

46P7/2.

雪滿
弓刀^下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满弓刀 / 吴蔚著. — 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162-1964-5

I. ①雪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7643 号

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

出版统筹 乔先彪
责任编辑 董理 周冠宇
责任印制 姜婷
发行总监 杨光捷
责任校对 姚丽娅
装帧设计 聂强

书名 雪满弓刀(下册)
作者 吴蔚/著

出版·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(100069)
电话 010-63055259(总编室) 010-63057714(营销中心)
传真 010-63055259
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
E-mail: mz fz@npcpub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开本 32开 880毫米×1230毫米
印张 9.5
字数 563千字
版本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 ISBN 978-7-5162-1964-5
定价 60.00元(全二册)
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七章 长风萧萧

1

武则天与唐高宗共生有四子，长子李弘，次子李贤，三子李显，四子是李旦。李弘先被立为太子。他为人忠厚，谦虚忍让，唐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。当时长安时常发生饥荒，而洛阳有水运之便利，就食方便，唐高宗与武则天长期留在东都洛阳，李弘则经常被留在长安监国。因为身体不适，唐高宗一度打算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，此举引起了武则天的警觉和猜忌。

第八章 朔方烽火

69

朔方地域辽阔，地势起伏，地形交错，山脉、高原、沙漠、戈壁、平原、台地、丘陵、河谷一应俱全，构造极为复杂。灵州一带最为美丽富饶，虽然地势高亢，但相对平坦，土层深厚，黄河自中卫入境，向东北斜贯于平原之上。也是因为有了人，灵州才成了沃土，“塞上江南”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今的灵州，依然是一片沃土，但却是一片冷冷清清的沃土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荒落的不是土地，而是人心。

第九章 天涯一去

137

当时的局势是，安禄山叛军占领洛阳后，唐玄宗为守住长安，调发大军集结于潼关。唐军主帅为哥舒翰，但他名义上只是兵马副元帅，挂名大元帅的是太子李亨。太子李亨也是有了这一头衔，才有权节制天下兵马。然太子李亨并不是最初的人选，荣王李琬才是。李琬为玄宗皇帝第六子，母为刘华妃，素有雅称，风格秀整，是皇子中颇为出众者。

彼时唐朝有“质子”制度，即外番各族君长派遣王族子弟入质唐朝，以取得唐廷的信任及庇护。质子往往是以侍卫大唐天子的名义来朝，因而又称为“侍子”，其在唐的职责也主要是执行宿卫任务。质子中不乏声名显赫者，如在隋唐扬名的著名画师尉迟跋质那、尉迟乙僧均是质子出身。后来唐廷明令遣还质子，但由于唐朝国力空前强大，各族君长仰慕唐朝礼仪风范，遣质入侍不减反增。

尾 声

275

肃宗皇帝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在京师之外即位的皇帝，也是即位时处境最为艰难的皇帝。当时边塞精兵均在前线讨伐叛军，只剩老弱守边，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。在此等状况下，肃宗皇帝披草莱，立朝廷，可谓备尝艰辛。尽管如此，群臣仍舞蹈庆贺，口称万岁。肃宗皇帝也流涕献款，感动左右，为朔方百年未有之盛事。

附录一 唐代年号表

285

附录二 《安祿山事迹》

289

附录三 唐代货币

290

附录四 颜真卿手迹

291

附录五 端居室印

292

附录六 唐胡旋舞图

2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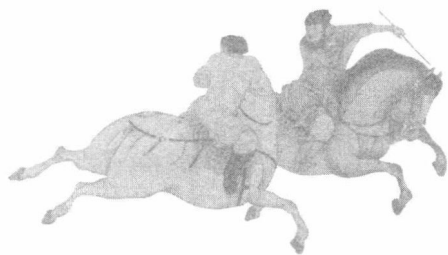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贺兰山下阵如云，羽檄交驰日夕闻

295

第七章

长风萧萧

武则天与唐高宗共生有四子，长子李弘，次子李贤，三子李显，四子是李旦。李弘先被立为太子。他为人忠厚，谦虚忍让，唐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。当时长安时常发生饥荒，而洛阳有水运之便利，就食方便，唐高宗与武则天长期留在东都洛阳，李弘则经常被留在长安监国。因为身体不适，唐高宗一度打算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，此举引起了武则天的警觉和猜忌。



汉家烟尘在东北，汉将辞家破残贼。
 男儿本自重横行，天子非常赐颜色。
 摐金伐鼓下榆关，旌旆逶迤碣石间。
 校尉羽书飞瀚海，单于猎火照狼山。
 山川萧条极边土，胡骑凭陵杂风雨。
 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
 大漠穷秋塞草腓，孤城落日斗兵稀。
 身当恩遇常轻敌，力尽关山未解围。
 铁衣远戍辛勤久，玉箸应啼别离后。
 少妇城南欲断肠，征人蓟北空回首。
 边庭飘飖那可度，绝域苍茫更何有。
 杀气三时作阵云，寒声一夜传刁斗。
 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。
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

——高适《燕歌行》

苏发与贺蓝一路狂奔，赶回回乐酒肆，河西酒商翟天山却已率侍从抢先离去。苏发料想对方所骑均为良马，又早一刻出发，即便追赶，也是难以企及，不免扼腕叹息道：“都怪我。我适才在房中与翟天山交谈，便看出他有局促之意，并没有完全说出实话，真应该命差役先行扣下他的。”

转头见贺蓝一脸沉静，完全没有了适才的焦躁，不免很是惊讶，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立即策马上路，狂追不止呢。”

贺蓝道：“先不管翟天山，他是有名有姓的大商人，日后再追查他下落不迟，现下最要紧的，是要寻回李承家。”

苏发先是一愣，随即欣然道：“你能这样想，实在很好。”又踌躇问道：“你和你叔叔之间，到底……”

贺蓝决然道：“我不想再提那件事。”

又补充道：“不是我不信任苏郎，你是飞龙军武官，又是师父、师母信任的人，我自然是信得过。只是……只是我不想再提那件事。”

贺蓝所述关于梁瞳之事，只是他所发现的真相，实则只是冰山一角。照旁人看来，梁瞳杀死贺氏庄园主人贺涛，自然是为了夺取《贺酒酿造秘法》，其实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。以梁瞳的身份和所处位置，根本不可能为了《贺氏酿酒秘法》而杀人，他之所以设计杀死贺涛，完全是受其主子安禄山之命。

原来贺蓝之父贺波被安禄山杀害后，贺涛亦有心替兄报仇，只不过他不像侄子贺蓝那么莽撞，而是暗中经营此事。贺氏富甲一方，兜里有的是钱。贺涛接管贺氏庄园后，便以重金收买顶尖江湖刺客，欲行刺安禄山。后刺客按照约定远赴范阳行刺杀之事，但安禄山身为一方节度使，手握重兵，戒备森严，刺客未能得手不说，还失手被擒，在重刑逼迫之下，供出了一个“贺”字。

彼时贺酒声名远扬，安禄山也知道贺酒前主人贺波死在了自己手里，因而怀疑这个“贺”，便是贺兰山贺酒的现任主人贺涛。安禄山为人睚眦必报，既没有真凭实据，不能令当地官府出面，便决意自己解决，以同样的方式报复贺氏——派精锐杀手赶赴朔方，欲行刺贺涛。

当时安禄山尚未正式起兵造反，安禄山堂兄安思顺担任朔方节度使。二人虽不是血亲，却自幼一起长大，情若亲兄弟。安禄山也将此事告诉了安思顺，原本是指望堂兄能助自己一臂之力，不想安思顺却竭力劝止，还力保贺酒主人贺涛决计跟之前安禄山被行刺事件无关。安禄山当时还指望安思顺在日后成为自己的援助，遂给了堂兄这个面子，及时召回了刺客，没有再动贺涛一根毫毛。

但这件事后，安禄山感觉安思顺与自己并不是完全一条心，他还是应该在天下第一大军镇朔方安插自己的眼线，于是令朝中心腹将梁瞳举

荐到灵州做官。安禄山最初的打算，是让梁瞳到朔方军中任职，但梁瞳自己认为这样太过明显，而且一旦打起仗来，他极可能要随主帅赶赴前线，将会失去耳目的价值。安禄山最终听从了梁瞳的建议，设法安排他到回乐县做了县尉。

到安禄山起兵后，安思顺被唐廷削夺朔方节度使兵权，召回朝中，不久又以勾结安禄山谋反的罪名被处死。

安禄山引军南下时，又记起那些得罪过自己却还没有回击的仇人，于是他做了两件事，派出两队精干人马，一队奔赴朔方灵州，行刺贺兰山巨富贺涛；一队奔赴河东太原，劫持北京副留守杨光翔。

这两件本来匪夷所思之举，不想均大功告成，毕竟朔方和太原都不是安禄山的地盘，后一件更是成为轰动一时的著名事件。相比于河东最高长官杨光翔被劫持，前一件针对富商贺涛的行刺事件，则要低调得多，当地官府只公布贺涛暴死，丝毫不提死因，当然也无人猜到竟跟安禄山有关。

再细说贺涛暴死这件事。贺涛死于安禄山所派出的杀手不假，但将杀手带入贺氏庄园者，却是回乐县尉梁瞳。梁瞳本是安禄山安插在朔方的内应，安禄山的杀手与他联络后，他因朔方是军镇重地，贺涛又是有影响力的巨富，不赞同明里行刺，而是想出了一个精妙的计划，而这一计划的关键，便是贺蓝——

梁瞳先安排了一名地痞去寻贺蓝，有意恶语挑衅。贺蓝到底年轻，受不住刺激，跟地痞大打出手，将地痞打伤。梁瞳“及时”率人赶到，将贺蓝和地痞逮捕。因为是贺蓝先动的手，且伤人颇重，地痞又假装成受害者，一力控诉，案子自然对贺蓝不利。梁瞳几次亲到狱中，与贺蓝倾心长谈，表示念他初犯，可以尽量从中斡旋，从轻处罚。贺蓝不明就里，于此境地受人抚慰，对方还是回乐县尉，口中不说，心里却是格外感激。

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梁瞳又率人赶去贺兰山贺氏庄园，称关于贺蓝伤人之事，要与贺涛面谈。

当日贺氏庄园之行，跟随梁瞳的差役均是由安禄山杀手假扮。如此，杀手们以回乐县官差的身份，堂而皇之地进了贺园。

当时贺涛正在酒坊中酿酒，贺酒酿造之法是不传之秘，调酒之时，不能有外人在场，贺涛独自在坊中，下人们不敢进去，只等在门外。

而梁瞳在客堂中等待时，一名精干杀手以如厕为名偷偷溜了出去，从后墙翻入酒坊，杀了贺涛。又见贺涛手边有一本名叫《贺酒酿造秘法》的小册子，便随手取走，返回客堂后交给了梁瞳，作为完事凭据。

又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梁瞳假装实在等不及，亲自来到酒坊外催促，叫喊多声后，不见人应，下人们都起了疑心。老管家孙福大着胆子推门先入，这才发现贺涛人倒在酒缸旁，早已断气多时。

这一桩闭门杀人案，甚至惊动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。郭子仪因军务繁忙，派手下官吏与梁瞳一道办案，但始终没有寻到线索。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是庄园自己人所为，但在庄园酒坊工作的下人有百余人，数目众多，一时难以排查。“贺氏诅咒”流言随即纷纷而起，庄园诸人哄抢了贺氏财物后，各自散去，案子更是无从查起。

梁瞳趁机向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禀报，说此案导致贺兰山一带人心惶惶，不如做悬案处理。所谓“悬案”，其实就是搁置。郭子仪因要率军往河北平叛，根本无暇理会，便让梁瞳自行处理，梁瞳遂对外称贺涛暴死，不提及真正死因。

贺蓝此刻正因殴人一案被关在回乐县狱，等案子了结，他被释放出狱后，贺氏财物早被哄抢一空，贺氏庄园成为空园。因为是梁瞳协助贺园老管家孙福处理了贺涛后事，贺蓝表面不说，心中着实感激有加，竟从来没想到过他心目中的恩人，便是杀死叔叔的真凶。

而梁瞳不止在贺蓝面前充作好人，在贺园管家孙福面前也是如此。他告诉孙福，虽然新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压下了此案，但只是因为没有线索，如果一旦案情有新的进展，便会重启调查，又交代孙福留意异常情形。

这不过是梁瞳的花招，但孙福却当了真。他年纪老迈，自然没有精力和体力再去查找命案线索，但对那些主动打听贺氏之事的人，却格外留意，而河西酒商翟天山，刚好就在最近出现了。

翟天山爱极贺酒，明知贺酒已停产近一年，仍然以买酒的名义来到

朔方。旁人不知他是为寻找贺氏酿酒秘法而来，自是觉得他可疑，这也是为什么李泌从一串名单中，第一眼就留意到了他。孙福也是这样看待翟天山，虽然翟天山已在之后向孙福表明此行真正目的是为贺氏酿酒秘法，但贺氏秘法为不传之秘已是世人皆知之事，翟天山仍然苦苦纠缠不休，孙福愈发怀疑他另有目的，而且极可能跟贺涛被杀一事有关。但孙福无力应付翟天山，遂托人将此事告诉了回乐县尉梁瞳。

梁瞳听说酒商翟天山除了频繁造访贺氏庄园外，还四下寻找之前在贺氏酒坊工作的下人，打听酒坊旧事，不免很是担心。他虽然明知翟天山意在贺酒秘法，但以他谨慎为人，仍觉得大有后患，怕贺涛被杀一事泄露出来，于是决定抢先处理这件事。

当日，梁瞳率人赶去回乐酒肆，表面称要调查李承寀失踪一案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找酒商翟天山谈上一谈，但听说翟天山又去了贺兰山后，便改变了主意，决定亲自追去贺兰山。

而此时，梁瞳遇到了苏发，已从对方话语中听出了端倪，怀疑康弼已经知晓投毒一事，他料想杀人嫁祸之事可能会暴露，便在动身赶赴贺兰山之前，交代心腹手下返回家中，将囚禁中的伙计阿满杀死，将李承寀转移到另一处宅子。又通知了相关人等，及时藏匿，以免被官府逮住。

抵达贺兰山后，梁瞳先到贺园，从老管家孙福处得知酒商翟天山刚刚来过，便又花言巧语哄骗孙福一番，随即赶去山中贺氏墓园，拿出贺酒秘法，当面卖给了翟天山。梁瞳临场的一番即兴发挥，可谓精彩绝伦，不但骗过了翟天山，就连躲在树后偷听的贺蓝也没有太起疑心。

但冥冥中自有天意，大概长眠于墓地的贺波夫妇及贺涛也不愿意贺蓝再受欺骗，指引着贺蓝回去了贺氏庄园。贺蓝从老管家孙福口中验证了一些事后，终于猜到梁瞳便是杀死叔叔的凶手，于是决意自己复仇。

而此时梁瞳却没有跟翟天山一道返回回乐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疑心大祸即将临头，不敢再以官方身份公然回去，于是送走翟天山后，他又来了贺氏庄园。

老管家孙福仍不知梁瞳真面目，急忙设茶款待，又告知适才少主人贺蓝回来之事。梁瞳得知贺蓝详细问及去年贺涛被杀情形后，心知贺蓝

已对自己起了疑心，虽然杀死老管家孙福也于事无补，但留他活着便是一个有力人证，于是取出汗巾，假意擦手，忽然袖出短刀，如同当日杀死禁军武官宁夏一般，杀了孙福。这一节，日后梁瞳露面后，尽数主动招承了出来，无一遗漏，这里先不细表。

这场秋雪也是今年的第一场雪，下到入夜后一两个时辰便停止了。

当夜天幕如铁，无半点星光，后半夜则开始刮大风，飞沙走石，情势骇人。有经验的老人都认为明日将有更大的雪，说不定还会是暴雪。然次日一早醒来，风已经停了，太阳正冉冉升起，晴空万里，就连昨日下的雪也全都化散了。

苏发难得睡了好觉，虽然早早醒来，却躺在榻上不愿起身，赖了好大一会儿，才穿了衣衫出房。

回乐县差役宋典和灵武县差役尚林早已等在庭院中。苏发便道：“贺园管家孙福被杀一案，有贺蓝做证人，凶手当是梁瞳无疑。尚君请先回去，据实禀报郭县令，等到捕获梁瞳，便可结案。”

忽听到有人道：“我跟尚差役一块儿回去。”却是贺蓝走了进来。又道：“孙管家的后事，也需要人料理。”

苏发微一沉吟，即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又特意将差役尚林叫到一旁，暗中嘱咐道：“贺蓝身世可怜，而今贺园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独力支撑下去有些困难，麻烦尚君转告郭县令，请他多照顾些。”

差役尚林躬身道：“既然苏少府吩咐了，小的自当遵命。”又道：“其实小人娘子以前也在贺园酒坊做工，若是酒坊重开，她一定会愿意再回去。”

差役宋典接口道：“你不怕‘贺氏诅咒’吗？”

差役尚林道：“昨夜述及案情时，长源先生不是说过了么，这全是梁瞳的阴谋。他故意散布流言，让大家伙儿不敢接近贺氏庄园，就是为了不让人发现真相。”

苏发又招手叫过贺蓝，问道：“你跟你师父、师母说好了吗？这会儿

天气好，早些出发吧。”

又对差役宋典道：“你也先回县署，看一看钱用将军那边询问得怎样了。”

差役宋典揣摩到苏发用意，问道：“苏少府是想从众差吏口中打听到梁瞳另一处宅子所在吗？怕是极难。梁瞳平日在县署就是一副秉公执法的样子，办事雷厉风行，对待下属也很严峻，小的们都有些怕他，但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好官，谁想到……”摇了摇头，行了个礼，躬身辞去。

贺蓝还有所犹豫，脚下不动，眼光不断朝西面楼上瞟去。苏发遂道：“你不想去跟繁娘道个别吗？她人应该在房中。”

贺蓝咬了咬嘴唇，道：“我走了。”转身离去，再不曾回头。

苏发摇了摇头，正打水洗脸时，店家怀风忽然溜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我今日要陪师娘出去寻母，苏郎可有什么嘱咐？”

苏发忙道：“有劳怀店家。师娘以前是宫中女官，比较矜贵，还望怀店家多担待、多照顾些。”

怀风笑道：“这个不劳苏郎嘱咐，樊繁是我义女，师娘跟繁娘结拜了姊妹，师娘也等于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会尽心看顾。”

苏发欲言又止，迟疑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请务必小心。”

怀风笑道：“苏郎放心，我们打算先从县城找起。坏人胆子再大，也不可能闹到朔方军大本营吧？再说了，现在人人都在关心太子来灵州之事。坏人也是人，不也该如此吗？”

苏发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怀店家这话可是意有所指？”

怀风连声道：“没有其他意思，没有其他意思。”古古怪怪地一笑，舀了一盆水，自端回房中。

伙计冬至忽急奔进来，道：“康弼来了，指名要见苏郎。”

苏发一怔，问道：“康弼这么早吗？”

冬至道：“其实也不算早了，是苏郎起得迟了，长源先生跟师娘都逛了一圈胭脂湖回来了。”

苏发忙抹了一把脸，急忙赶来大堂。却见李泌与虫娘坐在墙角案桌

旁，正凝神对弈，而康弼只站在堂中，手里握着一张纸。

苏发遂上前招呼道：“康君早。用过早餐了吗？”

康弼不及寒暄，径直告道：“有人将这份告示贴在了我家大门上。”

苏发展开一看，道：“这是路县令签发的通缉梁瞳的告示，怎么贴到康君府上了？”

康弼应道：“当然是有人故意为之。”又问道：“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吗？梁瞳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杀了宁夏，又杀了伙计阿满？”

苏发道：“是。”又见告示上梁瞳的名字被红笔圈出，一旁还多画了一个红色火焰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康弼道：“这是祆教的标志，祆教又称拜火教。”

粟特人多信仰祆教，也由此影响了突厥、回纥等族，祆教算是边塞最流行的宗教，信徒不比佛教徒少。

苏发料想不会有人平白无故地在官府告示上画上祆教符号，又故意贴在康弼府前，追问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康弼犹豫了下，才道：“九姓胡的悬赏格杀令。”

苏发惊道：“什么悬赏令？是你们九姓胡自己悬赏重金，要取梁瞳性命吗？”

康弼道：“大致差不多是这样。不过赏格不是重金，而是梁瞳的项上人头。”

苏发愕然道：“梁瞳自己的人头怎么能当作赏格？”

康弼道：“这跟我们粟特人聚会时的习俗有关，一时也解释不清楚。总之，目下在天下九姓胡眼中，梁瞳的项上人头就是无价之宝。”

又道：“本来我以为这次难过这关，不想苏郎在短短时日内便还我清白名声，算是我康弼的大恩人，我特意来告诉苏郎这件事，梁瞳在劫难逃，苏郎不必再为追捕不到梁瞳而烦心。”

苏发忙道：“梁瞳陷害康君在先，还一直想要离间朝廷和九姓胡的关系，而今九姓胡联合起来对付他，发出格杀令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我本不该多管闲事，但李承霖目下还在梁瞳手中，你们这么闹，只会将人质置于险境。”

康弼不悦地道：“苏郎当是我康弼签发的格杀令吗？有人将告示贴在我家大门上，只是要告诉我有这回事。”

苏发道：“及时知会，也算是对康君的尊重。康君是朔方九姓胡首领，不能取消格杀令吗？”

康弼双手一摊，道：“怎么取消法？格杀令必是昨日发出，消息已经传扬开去，就算我有千军万马，也阻止不了。”

又道：“况且众怒难犯，我即便是九姓胡首脑，也无能为力。苏郎曾在这里亲口给大家讲述过马嵬驿兵变的经过，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苏发一时语塞，想了想，才道：“我有把握，梁瞳不会逃离朔方。康君能不能试着让灵州九姓胡先停止追杀梁瞳？暂时，只是暂时。我向康君当面保证，等救出李承家后，我决不会再插手梁瞳之事。”

康弼尚未回答，店家曹迎雪已急趋而出，直奔过来，将苏发一把推开，自己站到康弼面前，冷笑道：“哟，康大头领又来了，我还以为您老人家再也不会光顾我这鸡毛小店了呢。”

康弼忙道：“雪娘，实在抱歉，阿满可以说是因为我而死，梁瞳是为了陷害我，才弄出这么多事来。”

曹迎雪道：“我不会怪你，但我还是很不开心。”口中这般说，人则气鼓鼓地到窗边坐下。

康弼急忙跟过去，道：“阿满的后事，还有他的家人，包括宁夏的后事及家人，我都会负责到底。我知道这弥补不了什么，但是……”

曹迎雪猛地拍了一下桌案，霍然起身，瞪着康弼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说你，怎么就不能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，挺身站出来，就站在这里，当众告诉大伙儿说：‘我康弼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问心无愧。’谁敢怀疑你勾结安禄山谋反，你就上前抽他一个大嘴巴子，而不是像个懦夫一样，一日复一日地缩在角落下棋。”

康弼不敢接口，只垂首不答。

苏发从未见过曹迎雪发这么大火，他本来就有些怕她，这时更不敢轻易相劝。忽见李泌回过头来，朝自己使了个眼色，只得勉强定了定神，走过去劝道：“这实在不关康弼的事，他处境有多难，雪娘不会不知道。”

曹迎雪怒气正当头，道：“好你个苏发，你还敢为康弼说话？”

苏发道：“是，我知道雪娘心里一直在怪我，是我来了酒肆，被宁夏认出，这才有后面之事，我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。”

曹迎雪怒道：“放屁！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扬起手来。苏发以为她要打自己，本能地举手护脸，但手到胸前时，又主动放了下去，等着挨这一巴掌，好令对方消气。不想曹迎雪也不是想打人，只举手捋了捋鬓发，狠狠瞪了康弼一眼，便扬长而去。

苏发见康弼仍呆立当场不动，叫道：“康君……”

康弼回过神来，忙摆手道：“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虫娘忽然起身，招手叫道：“康君快过来，我帮你下了好几手，现下轮到你自己下了。”

康弼只对虫娘略有印象，闻言一怔，又见李泌举手相招，便依言走了过去。虫娘让到一旁，笑道：“长源先生很厉害，康君可要小心了。”

康弼苦笑道：“那还用说？先生每次让我十子，依然能将我杀得片甲不留。”

李泌笑道：“有师娘在，怕是只能让五子……不，五子都多了，让四子吧。”

康弼闻言大奇，问道：“师娘年纪这么小，棋艺竟这般厉害吗？”

虫娘笑道：“康君切莫在长源先生面前提‘厉害’二字。”

她见康弼已专注于棋局，便走过来，低声告诉苏发道：“苏郎最好不要再管雪娘和康弼的事，他二人似乎关系不大一般。”

苏发道：“嗯，我也发现了。”

他最开始接手调查宁夏命案时，康弼嫌疑颇重，曹迎雪二话不说，也不问案情，便极力为康弼辩护，还要苏发尽快证明康弼无辜。就算康弼是九姓胡首脑，曹迎雪是为大局着想，但她对康弼，也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信任及情感。

忽听到有女子声音高叫道：“我起晚了！起晚了！苏发走了吗？”

却是回纥公主那克敏急奔了出来，见苏发人还在大堂中，这才长舒一口气，笑道：“还好，苏郎没有丢下我。”

她昨夜留宿酒肆，已与诸人相识，见虫娘立于苏发身侧，便问道：“师娘也要跟我们一起去找人么？”

虫娘很喜欢那克敏的率真性格，当即笑道：“我是要去找人，不过不跟你们一道。”正好怀风出来，虫娘便指着她笑道：“我跟怀叔叔一道。”

苏发道：“千万小心。还有，要早些回来。”

虫娘点了点头，自与怀风先行离去。

那克敏道：“好了，我们也出发吧。要先去哪里？”

苏发道：“我们先去朔方军营找钱用将军，看他那边可有进展。”

他见李泌正与康弼专心下棋，便不欲惊扰。刚一转身，便听到李泌叫道：“苏郎，请过来一下。”

苏发闻言过去，躬身问道：“先生可是有事吩咐？”

李泌道：“苏郎不必太着急。贫道很有把握，虽然承案身陷险境，却不至于有性命之忧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”

苏发惊愕交加，忙问道：“先生何以如此肯定？”

李泌道：“内中原委，目下不便向苏郎细说。就跟苏郎护着师娘一样，隐瞒身份也是一种保护。”

又道：“那条罐罐蒸馍的线索，贫道已经请雪娘帮忙去追查了。另外还有一条线索，回乐酒肆的两名住客，找到他二人，便可以找到李承案。”

苏发问道：“是假扮成药材商人的蔡贲、何宽吗？只怕是他二人已经跟梁瞳混在一起，隐匿了踪迹，不容易找到。”

李泌摇头道：“不是蔡贲、何宽，是安右、史西。”

苏发极是意外，道：“那两名失踪的吐蕃人？”

李泌道：“那两名吐蕃人不是失踪，而是被梁瞳藏了起来。不过他二人跟梁瞳不是一路，藏不多久，便会主动出来活动。他二人看起来像是九姓胡，汉人自是难以分辨，但在胡人眼中，他们明显是异族人。康君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